



烟火聚集成村落

姜河，作为村名，名列我市“九作十八河”。作为河名，可谓“十八河”中最短的一条季节河流。历史上的姜河，其源头在缝山公园西侧，河尾在山阳区新城街道定和村，与其他河流汇聚后入新河。如今的姜河，已泯然于城区矣。给这条河命名的，是一户姓姜的人家，逃荒来到这条河沟旁居住，人们便将这条河连同村名叫姜河了。河自古就有之，但叫姜河名字的历史并不长。

由于沟边黄土深厚，挖个洞就能居住，在沟里开个荒就能种粮食，特别适合穷人来此生活。1000余米长的深沟，很快就能成为逃难人群的理想家园，而这里的原住民姜姓人家，到最后反而不知所终。

姜河村西北角张家坟地遗存的一块碑刻显示：300多年前，附近东于村（今属解放区王褚街道）的张思宽被姜家招为女婿来到姜河村，因此张思宽成为张姓最早来到姜河的先祖。接着，吴姓人家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徙而来，岳姓和李姓人家从武陟县迁徙而来，杨姓人家从修武县西村乡迁徙而来……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徙聚集，荒凉的姜河沟里开始鸡鸣犬吠，烟火气渐浓。

2010年，在定和村东建设南水北调总干渠时发现了张金钊墓碑。碑文记载：“公大定和村人……清同治六年，捻匪张宗愚号小眼王，拥众越境。公率村人避于村北之姜河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姜河村对外来避难人员比较友好。

姜河的村北和村南建有两个小庙，庙虽小，但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传说村南的奶奶庙里有个神像，但不知哪一天让人给偷走了。村北有座山神庙，山神庙里有座小神像，有个小孩对此感到好奇，不管三七二十一抱起来就走，结果半路上他就被狼给叼走了。这两件事给姜河村的小庙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在姜河这条不太长的沟里，在沟北头、沟中间、沟南头各挖有三口井。三口井中，沟北头的井最深，有十八九米深，无论天再旱，井从未干过，且井水甘甜。用井水加工出来的豆腐又白

又嫩，生出的豆芽又细又长。靠水吃水，这里有人开设了豆腐和豆芽作坊，用以谋生。后来随着城市发展，这里的豆腐和豆芽作坊进一步发展壮大，一度有10多家。

据上岁数的老人回忆：1958年之前，姜河在现市东方红广场南侧还有深沟存在。直至上世纪70年代，姜河整条沟里一年四季流水不断，环境非常优美，每逢洪水季节还要抗洪。

两棵古树故事多

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姜河沟现已被填平，如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模样。但是，被保留下的两棵古树每天依然守护着脚下这片土地。

位于沟西北侧的一棵大槐树，俗称黑槐树，树龄有200多年，已被列入焦作市古树名录。有关这棵黑槐树的故事可不少。传说，一天黎明，有人去这棵树旁边的家户找人，但这户人家的门咋叫也叫不开。这人急了，瞅见墙外的这棵黑槐树，心想不如上树瞧瞧。于是，他二话不说便爬上了树。这时，他感觉裤脚有点凉，往下一看，乖乖，脚底下有条大蛇。大蛇见陌生人闯入它的领地，就瞪着大眼、吐着蛇信示威。看到大蛇的这个人说，这条蛇的蛇头有蒜臼大小，吓得他一下子从树上跳下来，一溜烟跑回家，在家躺了好几天才安住了神。这件事后，人们议论纷纷：“这棵树上有条蛇成精了，咱们可不敢去树下捣乱，惊了蛇精，小心把你吃了！”岁月荏苒，这棵槐树越长越粗，这个传说越传越玄。

随着人们保护古树的意识不断增强，这棵黑槐树还在原址被保护着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

另外一棵古树位于沟东北侧，树龄稍短，叫国槐，俗称洋槐，会开花，开花时节香飘整个姜河沟。

有关这棵国槐，也有不少传闻。一年冬天，住在树下的一户人家，半夜主人起夜，天又黑又冷，他不想往厕所跑，便在这棵树下撒了一泡尿，结果第二天他下不了床了。当时，人们迷信又缺乏诊疗手段，家里人只好胡思乱想：一个大活人为

姜河村： 藏在都市里的一段历史

□布财勇 王明喜

啥说不会走就不会走了？后来，这个人突然想到是不是那天夜里在树底下撒尿，把“神树”给亵渎了，这是不是“树神”对他的惩罚呀！他赶紧让家人买了些供品，到国槐树下祷告。于是，心病一除，身病自愈，这个人后来居然会走路了。

有关这棵“神树”，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发生：在那少吃缺穿的年代，春天槐花开的时候，吃槐花不仅能填饱肚子，还算是一种美味享受。有些人看这棵国槐开满了花，便想摘些吃。第一次，有人先摘了些槐花洗净蒸着吃，结果吃过后果了一场病。无独有偶，第二次又有人摘了吃，同样又患了一场病……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都认为：这棵槐树的槐花不能吃，谁吃谁患病。人们像信奉神灵一样，开始迷信这棵树。树上有些枯死的枝杈，这里磨豆腐的人家即使需要柴烧，也不敢去砍，甚至树上的枯枝掉下来，也没有人敢拿回去烧。

考古发掘有成果

1996年10月，原焦作矿山机器厂在姜河沟北段修建住宅楼时，在施工现场发现了瓷片和古窑址。我市文物部门随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，从出土的大量残器及碎片来看，是宋金时期的一处陶瓷窑址。

此次发掘再次印证了我市“焦作窑”的历史地位，也揭开了“姜河窑”埋名已久的历史。“焦作窑”，又叫“矿山窑”，遗址东西长约450米，南北宽约200米，面积9万平方米。从文物部门确定的遗址范围看：西距西焦作窑约1.5公里，东临焦东路，东北距牛庄窑约3公里，北距当阳峪窑约5公里，南距恩村窑、定和窑约2公里。从方位和生产条件来看，姜河沟应是陶瓷生产的最佳位置。因此，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对此窑的定义，学术界一些人在介绍此窑时，往往加上“姜河窑”，这

也算对当时没有留下姓名的陶瓷烧制人的告慰，也证实了姜河村更早的历史。

我市古陶瓷专家在为此撰写的《初识东焦作窑》的论文中称：从文物部门此次发掘出土的大量残器及碎片来看，应是宋金时期的一处陶瓷窑址。这里的制品与当阳峪窑相比毫不逊色，某些制品甚至更精致美观，特别是绞胎瓷、绿釉及三彩类更为出色，其绿釉颜色亮丽，像翡翠一般，数量和质量均高于同期的焦作当阳峪窑其他窑口。

让我们从该窑出土的一件绿釉刻花文字枕，来体会“姜河窑”留下的惊鸿一笔：此枕腰圆形，长32厘米，宽22厘米，高13厘米。胎砖红色，施翠绿釉，釉下施化妆土，枕面上先用梳形工具篦画出五线并行的边框，框内刻有宋词《天香慢》诗词全文，枕面上的诗词内容为：“世情冷暖人意，尽逐高低，自古常言，相随百步，上有徘徊之意，进人迤逦，退人也须迤逦，好笑伊家，做得有头无尾。终须待，共整理，又思量，我甚情意，万悔千懊，必竟做得何济，自恨如何，弃得要弃得，除非离眼底，日久月长，消除去里。”此枕虽然最后小框内缺失文字，但是词牌名和诗词完整无缺。该枕无论是烧制技艺还是文学价值，都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。

“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姜河沟虽然不存在了，但那里留下了先辈们奋斗的历程，也留下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。”现年71岁的张本芳老人说。

（感谢姬成、张本芳、张本华、王良海、张荣江、李庆保等人提供大力支持）